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錄監生臣周桐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六

經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庭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

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之屬也保安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漢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創造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令之太史也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孔子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

周之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趨向之也易音弋豉反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總合以為蒼頡篇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

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别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

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爲書之所起起自黄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迄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

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幷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

音文省而意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録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

書内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為小學隋沿其制唐録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為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為小學今合為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韵尤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釐入

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八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徐浩以下不著録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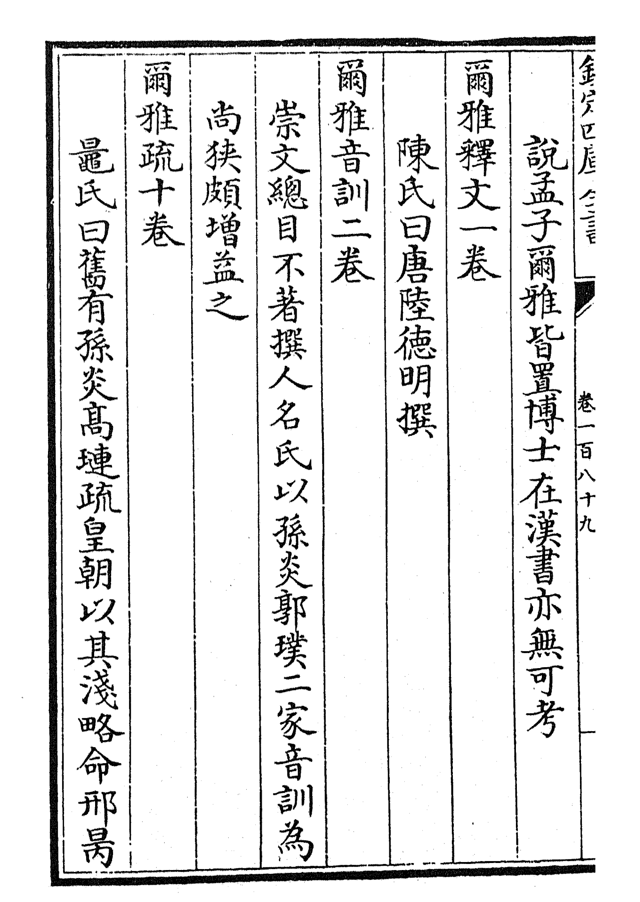
爾雅三卷

鼂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縱横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

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於小學之首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

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録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



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為尚狹頗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鼂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

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為注者劉歆樊光李廵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勑校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常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

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寖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蟚蜞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刋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

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吕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爾雅音畧三卷

鼂氏曰偽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元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乃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小爾雅一卷

鼂氏曰孔子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云玩物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曽孫子遹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

先蓋馮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註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註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宫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説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鼂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輙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埤雅

鼂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語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

釋天所以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
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
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
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鼂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
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
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

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韵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揚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謬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鼂氏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別國方言子傳本於蜀

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為秋侯以叜為更引傳糊其口於四方作糊予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絶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齎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絶域之語蓋本雄書

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
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
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
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
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
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
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
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

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頛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鼂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刋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為臆説末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韵為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摭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草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犕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夤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驙如天地絪緼為天地壹壺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竄三苗為𢿱塞也音倅三苗又圛圛升雲半有半無𤣩有介而不敢

以撅及以相陵懱維緢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禂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諼草為安得藼草論語荷蕢為荷臾褏為紶衣又有跢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謜謜接淅為滰淅滰其兩反乾漬米也左傳尨涼為犛涼芟夷為癹音發夷國語觥飯不及壺飧為侊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絶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録五百餘字刋於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韵譜十卷

鼂氏曰南唐徐鍇撰鍇以許慎學絶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閲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敘二篇通論三篇袪要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内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

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㡘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為他說揉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陽冰以前若說文元自有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字當時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

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强復脩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强所脩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雜以隷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强以下固無譏焉大歷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説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鍇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

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鍇亡本朝雍

熙三年鍇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

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

同源果無異派與鍇亡恙時鉉若許氏偏旁與𥩬

不可意知因令鍇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

省功倍又為鍇纂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

並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

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

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鍇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収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閲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

入聲而類編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編
為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
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韵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
末重脩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
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
成賜名集韵度等復奏集韵添字極多與彭年雍
等前所脩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為類篇即以命洙
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

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目集韵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韵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韵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韵為謬略復加刋正別為唐韵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韵今號集韵則又寶元改

賜也切韻廣韻皆不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為定故也嗚乎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况斯文幼而講習磨礲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禄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

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耳偏旁横竪且昏不知㸚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説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説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禄者靡然風從鑿説横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

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夫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脩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别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敘仍用許叔重舊次葢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閲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

部叙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叙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閲乎此實元所以既修集韻必脩類篇脩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韵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閲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韵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

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愧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捐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不復肯以小學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竒字聲溢東南凡江浙偏旁與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

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刋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為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為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叙亦何可獨異葢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閲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

從叔重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别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絶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繇崇寧以來用篆籒名一時者吴興則張有譲仲歴陽則徐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譲敵也譲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辯形聲分點畫剖判真

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今其書具在明何敢望耶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内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為黄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㝵懷本趨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

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巽岩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敘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忧書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他說雜揉其間非復忧書舊本也忧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忧書悉

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揚州督護吴恭字林音義五卷忱書今間有音獨無吴恭姓名仍無卷標署隋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為可惜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忱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鼂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於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說皆標文示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謝利貞撰删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鋭直集賢院丘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為據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鼂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訥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

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脩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脩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脩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脩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脩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

引他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温文正公司馬光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韵今以集韵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

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纎苛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鼂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脩類篇至熈寧中

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别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潁濵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

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

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鼉攻梟去蛙之說無不俻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學槻同部而吶肉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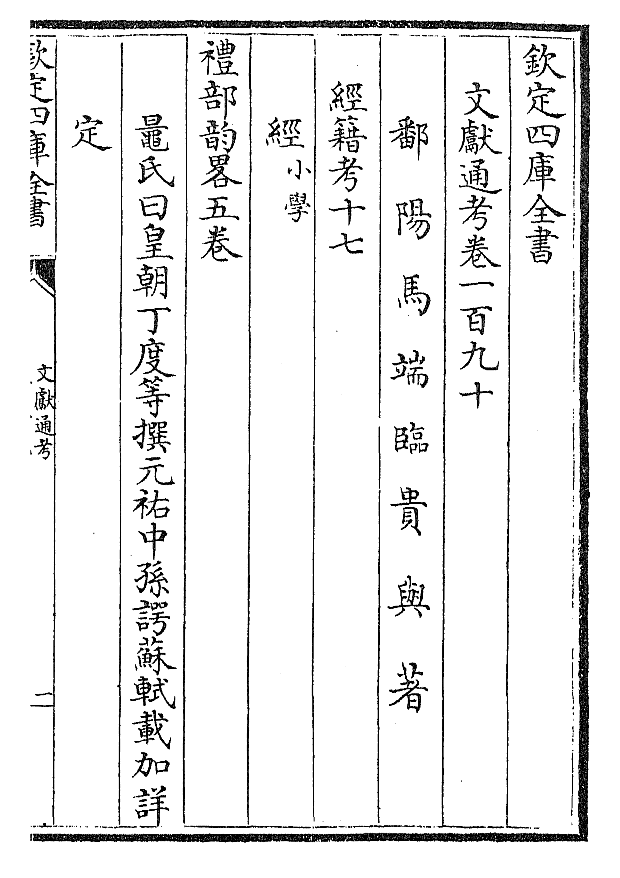
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㑹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气類也而今附雨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兂之附天王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

加邑白之加㷔凡集韵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

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録

一篇文若干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七

經 小學

禮部韻畧五卷

鼂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

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脩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畧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畧也

干禄字書一卷

鼂氏曰唐顔元孫撰以經史所用為正世所行為俗二者之間為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鼂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

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陛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獄省聲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鼂氏曰吴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説文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横髙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氷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説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為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為巍不從山者為

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强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為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鼂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鼂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

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耶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熈寧中有人自敵中得此書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熈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熈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鼂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説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録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鑒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鑒聿撰歐公序畧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

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嚮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

可謂入於忽微櫛(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韵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鑒(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韵)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晩年閑居金陵以天
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
者指其糅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絶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
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
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
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出
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

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
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
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
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
眘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
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
久眘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
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将興斯文也而以予賛

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徽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隷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

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鬨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䟦予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永歎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

家自足無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疎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愎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䧟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祗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一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　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名氏

切韵指玄論三卷　四聲等第圖一卷

鼂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韵之學切韵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韵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韵字各

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於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吴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韵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别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考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許氏説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

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以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為釐慶

之為羌馬之為姥聲韻全别不容不改其聲韻若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沿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干禄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

為廣干禄字書葢廣唐人顔元孫之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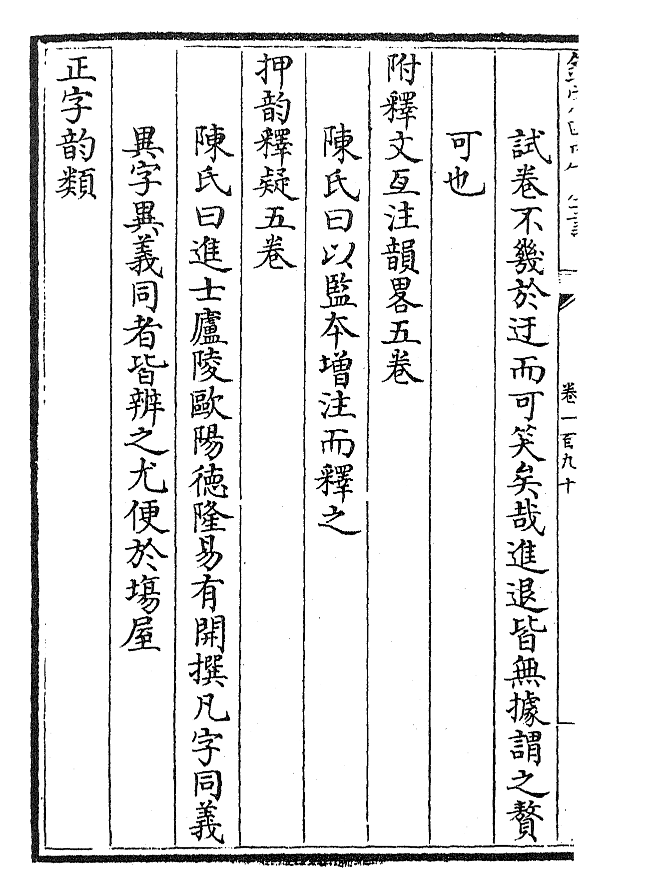
陳氏曰唐顔元孫為干禄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禄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禄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干禄百福之義傳會焉

修校韵畧五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干禄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修校

韻畧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畧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旁尚矣許叔重以来諸書是也韻以畧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畫用篆籀㸃畫於



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塲屋

正字韻類

謝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　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温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

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横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韵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鼂氏曰梁周興嗣撰釋智永所書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

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鼂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並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羣經音辨七卷

鼂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

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鼂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别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觿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鼂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藪十卷

鼂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鼂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間稱名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郎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鐘鼎篆韵七卷

鼂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吕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録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衛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鐘鼎法帖

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

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韵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

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略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

韵圖胳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㫖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横相綴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别聲故就聲而借

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

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

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説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

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録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邴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録古彜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參政嘉禾婁機彦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盧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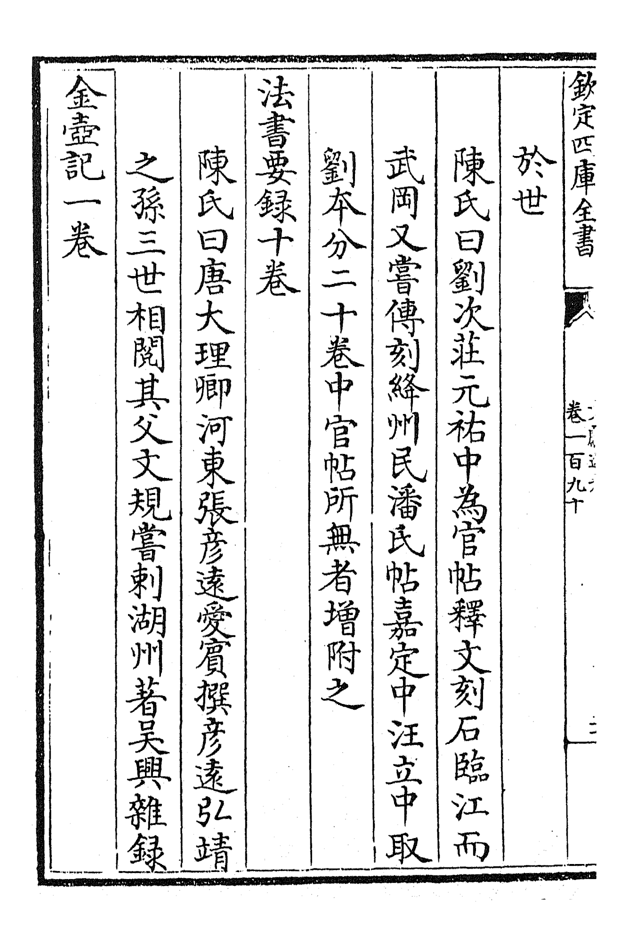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寖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版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

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塡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他書御史所模尤疎闊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鼂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



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為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録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彦遠愛賓撰彦遠弘靖之孫三世相閲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吴興雜録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録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刋誤二卷

陳氏曰黄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僞帖竄入其間鄙

惡之甚米南宫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矣

籀史二卷

陳氏曰翟耆年伯壽撰裒諸家鍾鼎圖説為一編頗有攷究

絳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夔堯章撰

山谷黄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

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石庭簡栁子文黄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博雅能詩

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黄氏蘭亭跋曰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

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晩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晩得定武石本髣髴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斸地得缺石極瘦武定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

必寶已有而非彼也
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
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
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
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
文虎炳如為之序及其刋也其子似孫主為刪改
去此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
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

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為晉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録諸家跋語有昭然偽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崈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熈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録解題則以為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雜藝不以入經録夫書雖至於鍾王乃遊藝之末者非所以為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韵者則入於小學屬乎真行草篆者則入於雜

藝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

蒙求三卷

鼂氏曰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韵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韵語易於訓誦而已今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他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鼂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

左氏綱領四卷

鼂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

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宋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
唐史屬辭五卷　南北史蒙求十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皆效李瀚也

班左誨蒙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二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蓋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汩乎思慮輕自

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

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

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

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

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辨志録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内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語録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個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小大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游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

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至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緒

謄錄貢生臣馬世昌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八

史正史各門總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

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説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絶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

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

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紀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

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書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鼂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

至唐而䟽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麈録曰凡史官紀事所因者例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

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歴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録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旣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别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録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歴非二者

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元附春秋今釐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畧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

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

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

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

録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

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

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

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有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右正史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絶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凖漢

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悦

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

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别謂之古史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録唐貞觀中作高祖實録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録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録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劉知幾以下不著録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録即是倣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録一門隋史以實録附雜史宋志以實録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

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編年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録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宫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

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録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注同蓋周時内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别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僞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歷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録編年之外又有起

居注類前代記注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歷祕在有司不列於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録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温彥博以下不著録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左史

記言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實錄日歷俱入編年今除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歷附於起居注

右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鼂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黄帝迄於獲麟之歳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

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駰為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

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

姦雄者葢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貧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葢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騶議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駰集註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大漢斯

以勤矣十篇闕有録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畧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傳靳列傳與

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近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駰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
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駰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
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
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
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
傳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
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説高帝紀又言色尚黄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顔而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李爲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此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

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之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

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説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

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

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跡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

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黄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

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俱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獲麟止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年數張守節說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百卷

鼂氏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旣瘐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顔師古考衆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

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敘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顔師古注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

固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為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

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
世號杜征南顔監為左班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黄帝下至漢
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
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敘事至於
冡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
矣春秋蓋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

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厠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脩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鈔掩耳

皆固之作倆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奥閫矣凡

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决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為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譔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

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

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

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

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

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

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

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

然有字義不深秘既為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

板内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覇至於四言之

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顔自注叙例云至於常用可

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

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　志三十卷

鼂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

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瞻令謝儼撰志未成而瞻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瞻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竒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瞻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俳巧失史之體

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瞱乃删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虚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内司馬彪紹統撰梁

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註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别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

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
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録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
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
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
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輯所
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

謬妄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

葢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鼂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博采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細觀之實髙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髙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

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髠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廙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叙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毁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為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為之注鳩集傳記增

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已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衮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知幾維心嘗為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賛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髙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

更脩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又又為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祖以下

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簒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㫖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

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賔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

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
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右正史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